



世界觀裡的 非洲舞蹈

Dance in the African Worldview

作者 / 丹娜·瑪雅

Donna Mejia

科羅拉多學院國際夏季舞蹈節總監

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夏季舞校教師

譯者 / 蔣孟涵

Meng-Han CHIANG



Dance in the African Worldview

本文作者Donna非洲舞丰姿 (Steve Balderamma攝)

「真正跳舞的人從不背叛他們靈魂的自由，也不壓抑對身體節奏感的渴求，更不曾因肢體對於音樂和歌曲的快樂反應而感到厭倦。」 — 佩爾·派穆斯（編舞家、人類學者）

非洲大陸是一個社會結構、信仰、地形、氣候、習俗非常不同的地方。非洲佔有22%的地球面積，逾六十億的人口，超過一千種語言，衍生出多於五千種不同的方言。也因為這麼大的差異，舞蹈和音樂變成非洲社會不可或缺、十分重要的特色，每一個傳統文化上的不同，就必定會發展出不同的舞蹈。現在已有超過千種的典型傳統舞蹈，隨著每個世代，舞蹈也無邊無際地繼續擴大、發展，非洲舞早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時就成爲一種生活傳統，並深植在每個肢體語言裡。

在非洲，舞蹈和節奏是密不可分的。它們出現在工作、慶典、宗教、肢體及心靈治療、連結抽象的境界。舞蹈改變了每個獨立個體和整個社會，它的意義遠超過一個娛樂的用途，深植於人類的日常語言。

傳統的舞蹈大多來自於神聖的儀式，並和傳統的招魂術參與者密不可分。許多舞蹈的神聖特色爲聯絡外來文化之溝通管道。不管是在政治上、軍事上、經濟上、身體及文化方面，非洲一直被外來的力量控制著。對土著文化而言，這些影響產生不協調的生活方式，且非洲在發展自主權方面存在著長期缺乏目標的失落感。由於經濟上的困境，越來越多有天分的舞者投入觀光娛樂事業、政府辦理的藝術節、戲劇演出，對於傳統舞蹈造成了莫大的影響。他們現偏重於最戲劇性的動作，也就是不斷重複並符合祭典意義的姿態。當非洲舞變得較爲自我、有更多演出、且更迎合觀眾口味時，舞蹈本身卻失去了原有的自發性。

通常大家都知道當一群人一起表演相同的節奏時，能夠喚起令人敬畏的力量。學者兼音樂家西歐瑞·雷分（Theodore Levin）以詩歌的方式來形容此現象：在正當的情況之下，這種集體力量能夠戰勝自我意識的力量，開創一個新的開始，帶領著人們朝著更好、更偉大的方向前進。對於舞蹈傳統來說，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活力，人們通常以過人的天分和精湛技藝出眾，但不管男女老幼，這空間一向保留給各階層的人們發揮，一起來貢獻藝術力量。人類身體擁有內在智慧，而且一再證明它的存在價值，這就是非洲舞的重要理念。舞蹈並不只是爲了美好或天賦而存在，透過節奏和動作的連結，人們能夠與身體智慧融合一體，且更加充實。

事實上，舞者被灌輸一種觀念，在集會上直接表達意圖是相當危險的。在肢體動作中，舞者變成一個能量漩渦，滲透入可見或不可見的真實現象。舞蹈使入門參加者轉成爲教士，藉此讓每個個體成爲一名具高度認知的親身實踐者，因此必須培養相當的專注力，才能喚起無形世界中最具愛心的力量。透過這美麗的途徑，舞蹈在非洲被奉爲具體世界和萬物最有效能及力量的方法之一。

在非洲，舞蹈不僅是莊嚴儀式的活動，娛樂與慶典也是人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。當無法以文字和言語表達時，舞蹈使社會的慶祝儀式更豐富，且是傳達我們最真摯的情感之必備要素。傳統非洲打擊樂器對於人群的影響力，那種強度與熱力前所未有的受到世界的重視，從身體散發出來精力充沛、行動敏捷的能量，是非洲舞最引人注目的地方。在傳統的喜慶舞蹈當中，非洲舞特色是最明顯易見的。學者專家琪思薩（D. K. Chisiza）有言：「我們的嗓子充滿了音樂，當我們的身體因節奏而感到興奮時，就會手舞足蹈。非洲的代名詞係爲本土音樂、舞蹈和節奏。」

非洲喜慶節奏和舞蹈無意中成爲西方流行音樂和舞蹈的創作基礎。一五一八年開始，非

洲居民被荷蘭、法國、英國、比利時、西班牙和德國俘擄並賣到美國當奴隸，非洲人民被迫重新安頓適應，節奏和舞蹈是他們的精神支柱，克服極大的煎熬與痛苦。

舞蹈的力量是不容置疑，美國因而擔心會煽動奴隸集體叛亂，早期多處殖民地將舞蹈聚會列為不合法的集會。當美國黑奴被剝奪家族聯繫、語言、信仰、藝術和主權，舞蹈變成唯一能與家鄉聯繫的管道，並流傳了好幾世代。儘管奴隸的主人大肆禁止這種活動集會，但在美國這是流傳下來僅有的非洲文化。非洲黑奴仍無法公開聚會，爲了避免奴隸主人的反感，只能在夜間偷偷跳舞或以基督教名義作爲掩飾。

因此非洲舞成爲流行社交舞的基礎，並在西方文化中都有其重要的影響力，爵士舞、嘻哈、薩爾薩舞曲、森巴舞、吉輪巴、查爾斯頓舞、吉特巴舞、探戈舞、曼波舞，甚至芭蕾舞裡的西方美學藝術發展，都和非洲舞蹈動作和音樂有直接的關聯。由於黑奴制度而遺留下來的憎恨和偏執，一直到十年前，世界才公開承認非洲對西方舞蹈文化的貢獻。修正並記錄非洲舞傳統的歷史和它們流傳下來的珍貴資料，世界已經逐漸了解非洲舞並不只是深刻的影響了流行舞蹈，且還發展了戲劇和舞蹈表演。

對於被非洲舞吸引的人們來說，現在學習的機會比以前更多，透過世界各地的同行和教育機構，學生們史無前例地接觸到以前教師與團體所無法親身獲取的資訊。非洲現在也開始重視自己寶貴的藝術遺產，更多的政府也成立了國家舞團來記載保存不同種族的傳統舞蹈。

非洲舞中的美妙、多樣化和節奏力爲舞者們提供了許多方法來了解身體的潛能。無論一個想專業演出或只想當作休閒娛樂的人，非洲舞展現出身體與生俱來的新觀察和新定位。

當我們身爲世界公民，並以西方文化的古典觀點來對待本土藝術時，非洲舞的影響力仍照常發展以及拓展版圖。不論其商業大衆化，我們不僅熱衷追求有關非洲舞蹈的知識，還包含了所有本土舞蹈形式。一九六七年，散文家歐塔維歐·帕茲（Octavio Paz）曾評析關於本土傳統思想的重要性：無論互相吸引或互相排斥，讓世界運轉的正是這些互相影響的差異點，生命即使充滿多重性，死亡歷程卻相當一致。如果抑制個體之間特質的差異，且消除文明國家之間的不同點，此舉動將使生命力減弱且加速衰亡。對每個人而言，一個文化的理想僅隱藏在膜拜儀式中的歷程與技巧中，這將使我們人類貧乏且有缺陷、使世界視野變得侷限，各種文化的消逝也削弱了生命的可能性。

Dance in the African Worldview